

助理福利主任協會自採取工業行動後，其要求受到社會輿論的反响，協會內部出現分裂，協會主席陳尹衍被部份會員認為有失職責，已經自動辭職，協會亦分裂為兩派，意見不能達至統一。

助理福利主任為社會福利署職級編制中具有大學學位的工作者，目前有三百人左右。其職責主要是督導性，負責監督其他前線工作者的日常福利服務。自從一九七一年政府薪級總編制後，助理福利主任一職只限於具有學位而受社會工作訓練的大學畢業生担任。

這次助理福利主任的工業行動，原因是爭取同等職級同等待遇及保障專業資歷。但是助理福利主任遲遲未有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及至地位低於他們的福利助理員實行按章工作，受過專業訓練的助理福利主任才急急決議通過，乘着福利助理員工業行動聲勢之高潮，加入與最大的僱主——政府，討價還價的行列。助理福利主任受過專業訓練，當然懂得組織鬥爭的策略，雖然這些政府的福利官「工作吃力，默默苦干」。亦未嘗參與什麼社會事件，可謂身世清白。所以今次秀才造反，未必三年不成。

近一、兩年來，政府正感於社會福利的利害之處，所謂利害者當然與政府的荷包有關。以前政府用於社會福利的經費可謂不能做成財政司雙眉一縷的其中任何一個原因，但當經常被稱贊為「開明獨裁者」的麥理浩上任之後，社會福利這塊餅愈來愈大，大有膨脹侵蝕之勢，一九七八至七九的財政預算已達五億元，財政司不得不下令手下嚴加督促，查一查香港福利界的效率問題，看看政府的錢（政府的字眼應是納稅人的錢）有沒有被不適當運用，當然跟着的是有計劃的發展，「五年計劃」的福利報告書一年一年的出籠，社會保障（派錢的），青少年個人輔導（睇住學壞的）等等，綠皮書、白皮書也跟着出籠，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感，香港的社會福利受到大大的重視，我們的社會得救了，我們的社會福利專業工作者也得救了。

以前阿福阿水都不知道什麼是社會工作，也不知道什麼是專業地位。現在正是形勢大好，連電視都有北斗星的片集，學生也上街示威，學校靜坐。社會福利官當然應該暫時拋開「工作吃力、默默苦干」的專業職責

加入福利助理員與政府討價還價的行列。

由於助理福利主任久疏戰陣，大學讀書時期又未有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未有學一點組織策略，只是埋首鑽研社會工作理論。畢業後又貴為兩口人士，雖然工作比其他政府官員勞苦（很多社區中心、社區會堂並不完全有空氣調節，而且對口對面又是問題青年、破裂家庭、貧窮老人），故未有組織群眾的經驗。而其他政府僱員與政府的勞資鬥紛，助理福利主任亦礙於專業超然精神，不便加入支持行列。故此，當助理福利主任協會一聲號令，議決按章工作，靜坐抗議，很多協會的會員也是從當天的日報才知悉此項決

議，是不是被賣豬仔只有他們才知道。（這才有主席臨時被炒之事。）

爭取改善待遇是目前的大形勢，沒有打工仔不舉腳贊成，當然又舉手又舉腳反對的大有人在，這不是觀點問題，是利益問題。然而，在爭取本身待遇地位之餘，我們的福利官是否被利之所惑，大彈潮洲音樂呢，則成疑問。

助理福利官爭取改善與其他同等學歷，如助理教育官，助理勞工官等政府同工的同等薪酬，是合理而且應該獲得社會人士的支



蒙昧主義者



一點畫室招生

導師：莫一點、談錫永

科目：書法、山水、花鳥、人物。

上課時間：逢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下午

地址：香港灣仔謝菲道215-225號二樓F座

電話：5-755845

* 簡章備索 *

持，但助理福利主任協會認為開放給其他認可大專社工畢業生任職助理福利官職位是降低了專業水平，是政府漠視他們的地位，更嚴重的影响到社會服務的質素等等理由，則是一個嚴重而值得商榷的大問題。

現代社會講求效率，是需要分工。而分工的結果是專責化專業化，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專門學問，專門人材的訓練；但這並不表示正式的專門訓練一定可以培養出專業的人材。而香港的情況更甚，就是，官方的欽定，做成有所謂認可與非認可。律師、醫生、教師、社工要香港、英聯邦出產的，而且香港出產的又要是認可的、御准的；而社會工作的圈子內更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就是有牌與無牌。有牌者是認可的大學，大專畢業的，而無牌的是在職但未受正式訓練的，就算你有幾十年經驗亦不及兩年的學院式訓練。

以沙紙衡量人是香港社會的特點，這不是拜金主義，這是拜沙紙主義，香港的社會工作者又怎會例外。在這樣的角度下，我們應該對助理福利官的要求產生同情，了解他

們。他們是怎樣的理直氣壯，認為認可大學畢業的便優勝他人，高他人一等的。有一群自稱「追求正義的一群」這樣說：「接受大學訓練的機會是大家一同經過『公開』大學入學試在公平競爭下得來的，而大學的學位是高過大專的文憑也是政府所訂定及認許的……」（見明報十月廿八日「讀者投書」）。一張沙紙決定一生，有了好的沙紙又可以保證優人一等，騎在人頭上了。助理福利官的拜沙紙主義是何等的明顯，被南華早報社論稱為「蒙昧主義者」又何不貼切呢！他們又是那樣值得同情，蒙昧者又何足怪，因為他們無知。

不單止助理福利官想專利，專大專社工畢業生的利，其實，有牌社工不是又想專無牌的利嗎！歸根結底，這不是一個專業的問題，這實在是利益的問題，壟斷的問題，沙紙的問題。專業發展是現代社會分工的產品，但人們往往忘記專業的原意是製造合乎規格的产品，專業的沙紙，是保證產品質素的一個方法，但這不是唯一及絕對的方法。問題還在於香港沒有一個獨立的審訂機構去鑑定社工人員的專業水平，無論你拿的是什麼牌子的沙紙，或又做了多少年，你都可能被檢定達到那個專業水平，避免「蒙昧主義者」的出現。

但是，審訂機構唯一不可以鑒定的是，社會工作者所謂的「北斗星精神」。其實，北斗星的形象是電視編導對社工的戲言，或表白了他們對香港社工認識的膚淺。香港的社會工作者是第一個現實的低頭者，不過他們善於惺惺作態，富有演技。現在社工所缺乏的不單止是客觀的審訂機構，還有他們的良心，這不是沙紙買得到的。現在的社會工作者是實用主義者，只埋首於社會工作理論的鑽研，而缺乏對其他社會因素的認識，好像社工是客觀中立的。不然，又怎會出現受過專業訓練的助理福利官的蒙昧，幸好還有一群浸會學生，走出來提一提，這不是你們的錯，也不是我們的錯，這是政府缺乏全面社會福利政策

然而，我們也要向上帝祈禱，希望他們日後不要走向他們前輩的小胡同。



柳華川

者的沙紙主義